

文藝論集

郭沫若

文艺论集

郭沫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文艺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1}{8}$ 插页 3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2833 定价 0.73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初版于 1925 年，包括论著三十余篇。1958 年作者将《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和《盲肠炎》，以及过去未收的几篇文章辑成《集外》，合编为《沫若文集》第十卷。现在本书系根据《文集》第十卷刊印单行本，但作者原为《文集》撰写的“前记”与其中的《集外》部分仍并收于本书内。

目 录

文艺论集

前记	3
《文艺论集》序	7
论中德文化书	9
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	18
惠施的性格与思想	28
王阳明礼赞	41
附论一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51
附论二 新旧与文白之争	52
附论三 王阳明的教育说	53
附论四 静坐	54
整理国故的评价	56
古书今译的问题	60
天才与教育	67
雅言与自力	75
艺术家与革命家	80
艺术的评价	83

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87
生活的艺术化	93
自然与艺术	98
文艺的生产过程	101
一个宣言	104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108
批评与梦	113
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	123
瓦特·裴德的批评论	132
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	138
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144
儿童文学之管见	152
神话的世界	160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168
一 读《鲁拜集》(Rubaiyat)后之感想	168
二 诗人莪默伽亚谟	175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180
《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190
我对于《卷耳》一诗的解释	196
释玄黄	200
论诗三札	203
文学的本质	218
论节奏	229

集外

反响之反响	239
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	251
暗无天日的世界	264
批评——欣赏——检察	271
无抵抗主义者	278
哀感	282

文艺論集



前 記

《文艺論集》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本，另一种是一九三〇年六月改版本。改版本从新編訂了一次，从初版本中刪去了五篇，即《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王阳明礼贊》、《国家的与超国家的》、《論詩三札》的第二札和第三札；而增加了两篇，即《文学的本質》和《論节奏》。

现在依据的是初版本，但把《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两篇刪去了。而补充了改版本所增加的两篇。《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我后来关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大有径庭，錯誤观点甚多；《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則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傾向太浓厚了（年輕时，我有一个时期也曾傾向于无政府主义），故不願意再使謬种流传。

王阳明是一位唯心論者，是有定評的。我对于他曾經礼贊过。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經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别是“事上磨炼”，是側重实践的。这和他的唯心論的世界觀是一个不能調和的矛盾。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是沒有想通。我現在仍然保留下《王阳明礼贊》这一篇文章，以表明我三十多年

前在唯心与唯物之间摇摆的思想历程。我当时的思想也是没有想通的。

有几篇文字以前未收，现在把它们收为《集外》，主要是驳斥胡适、吴稚晖等人的文字。

三十多、四十年前的我，是在半觉醒状态。马克思、列宁的存在是知道了，对于共产主义是有憧憬的，但只感觉着一些气息。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有些话说得好象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这些，在一九二五年编辑初版本时，早就意识到，所以在《序文》的一开头就说：

这部小小的论文集，严格地说时，可以说是我的坟墓吧。

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

又隔了三十几年，在今天来看，这些旧文字当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本想完全把这个集子废弃，但想到这里面也包含着“五四”时期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痕迹，作为个人和社会的史料来看，觉得不妨保留下来。这儿所表现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同时是前期创造社和它的同情者们的一种倾向。对于旧社会是反对的，对于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也是反对的。一出马我们就反对胡适，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还不失为创造社当年的一种特色。

胡适在当年是炙手可热的，谁也不敢碰他；然而我们毕竟敢于碰了这只纸老虎儿（注意，我特别加上了一个“儿”字）。创造社当年受到青年们的同情，其主要原因恐怕就

在这些地方。

《文艺論集續集》和《盲腸炎》是思想稍稍明确后写的一些东西。大抵写成于“五卅”前后。那些文字，虽然同样不成熟，但不仅表示了我个人的轉向，同时也表示了創造社的轉向。作为史料，我觉得同样可以保留。

这样把这些論文集子編在一道，不仅可以看出我个人在三四十年前的思想历程，同时也提供出創造社同人的思想历程的一个側面。

《文艺論集》的序文中說到希望“鞭尸”的話上来，在今天我依然怀抱着这种希望。

郭沫若 1958年11月25日夜



《文艺論集》序

这部小小的論文集，严格地說时，可以說是我的坟墓吧。

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間，可以說是完全变了。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間与水平綫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

是的，僭妄！我从前实在不免僭妄。但我这么說时，我也并不是主张一切的人类都可以不要个性，不要自由；不过这个性的发展和自由的享受，是不应该由少数人独占的！

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

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請命，以爭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

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便是这个意思。

这兒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兒是新文艺的生命。

在我一两年前的文字中，这样的见解虽然不无一些端倪，然从大体上看来，还是在混沌的状态。

如今“混沌”是被我自己凿死了，这兒所收集的只是它的残骸。

残骸顶好是付诸火化，偏偏有朋友替我收集了拢来，还要叫我来做篇序。好，我就题这几句墓志铭在我这座坟墓上吧。

有喜欢和死唇接吻的王姬，

有喜欢鞭打死尸的壮士，

或许会来到我的墓头

把我的一些腐朽化为神奇。

化腐朽而为神奇，原本是

要靠有真挚的爱情，或者敌意——

这是宇宙中的一个隐谜，

这是文艺上的一个真谛。

1925年11月29日，上海

論中德文化書

——致宗白華兄

德國人對於我國文化近來仍是十分關心，這真足以使我們增加無限的自覺與自信。德國最近書報，少有機會閱讀，但觀他們對於相對論、量子論等科學上的新論爭，與乎藝術上的表現主義的狂飈運動，他們對於歐洲固有的科學精神與進取主義，似乎也并未全盤唾棄。

東方的精神思想可以以“靜觀”二字代表之。儒家、佛家、道家都有這種傾向。……這種東方的“靜觀”和西方的“進取”實是東西文化的兩大根本差點。

歐洲大戰後疲倦極了，來渴慕東方“靜觀”的世界，也是自然的現象。中國人靜觀久了，又破開關門，卷入歐美“動”的圈中。

前年在《民鐸》雜誌二卷五號上得讀你致李石岑的信，我對於你這種觀點，不免有幾分懷疑。動靜本是相對的說辭，假定文化的精神可以動靜劃分，以中國文化為靜，西方文化為動，我覺尚有斟酌的余地。一國的或一民族的文化受年代與環境的影響，本難有絕對純粹之可言：如容許我們在便宜上或在一般常習上把世界舊有文化粗略劃分時，我們

可以得四种派别：（一）中国，（二）印度，（三）希伯来，（四）希腊。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之不能混同，犹之乎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之不能混同一样。印度思想与希伯来思想同为出世的，而中国的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则同为入世的。假使静指出世而言，动指入世而言，则中国的固有精神当为动态而非静观。

我国的古代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那时我国的文化如在旷野中独自标出的一株大木，没有受些外来影响。自汉以后佛教传来，我国的文化已非纯粹。我国的文化在肯定现世以图自我的展开，而佛教思想则在否定现世以求自我的消灭。我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待言是动的，是进取的。便是道家思想也并不是不进取。老庄思想流而为申不害、韩非，是人所尽知的。老子的无为清静说为后人所误解，误认为与佛教思想同科，实则“无为”二字并不是寂灭无所事事，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积极精神。我们试把“为”字读成去声，便容易得其旨趣。人类的精神为占有欲望所扰，人类的一切烦乱争夺尽都从此诞生。欲消除人类的苦厄则在效法自然，于自然的沉默之中听出雷鸣般的说教。自然界中，天旋地转，云行雨施，漫无目的之可言，而活用永远不绝。自然界中，草木榛榛，禽兽狺狺，亦漫无目的之可言，而生机永远不息。然而自然界中之秩序永远保持着数学的谨严，那又是何等清宁的状态！人能泯却